



蒙古寒蝉

夏日蝉鸣

□张海华 文/摄

今年7月,宁波连续出现40℃左右的酷热天气,高温之猛,为近年所罕见。像我这样痴迷于野外自然摄影的人,也不敢在白天长时间待在外面。话说,在这样的天气下,鸟儿等各种小动物也不活跃了,它们也会尽量待在阴凉处。夏季被鸟友们称为“鸟荒”季节,因为实在拍不到几种鸟。

不过,如今唯一不惧酷暑,且依旧“高调”宣示自己存在的,恐怕只有一类,那就是蝉。不管白天还是黑夜,它们都鸣叫不休。我小时候淘气,暑期里抓蝉是童年一大乐事。现在当然不抓了,但试图探明本地常见蝉的身份,又成了我的新乐趣。

城市里的蝉

先来说说宁波市以及郊外平原地区常见的蝉。它们主要有三种,那就是:黑蚱蝉、蒙古寒蝉、螻蛄。

城区数量最多、叫得最响同时也是个子最大的蝉,无疑是黑蚱蝉。其体长可达四五厘米,体色几乎全黑,而仔细看的话,会发现其背部有金色细毛。黑蚱蝉的叫声很单调,在我老家浙江海宁,它的俗名就叫“老前”,这里的“前”是象声词,意思就是说它只会无休止地“前前”叫。有人说,那是一种“持续的强大的电锯噪音般的”声音。黑蚱蝉最喜欢“大合唱”,有时一棵树上就有好多只一起唱,气势不小,但有时也真的嫌它们太聒噪了。

蒙古寒蝉算是中等大小的蝉,体长3厘米左右,背部以绿色为主,杂以黑斑;其鸣叫声比较独特,比黑蚱蝉好听很多,而且音调多变,时高时低,时急时缓。蒙古寒蝉在国内分布很广,在各地有各种各样的俗名,这些俗名基本上来自于对其鸣叫声的描述。比如,北京人就叫它为“伏天儿”,因为其雄蝉的鸣叫声就是持续的“伏天儿!伏天儿”,非常形象;而在我老家,蒙古寒蝉被叫做“无知鸟”(在方言里,“鸟”发音类似“吊”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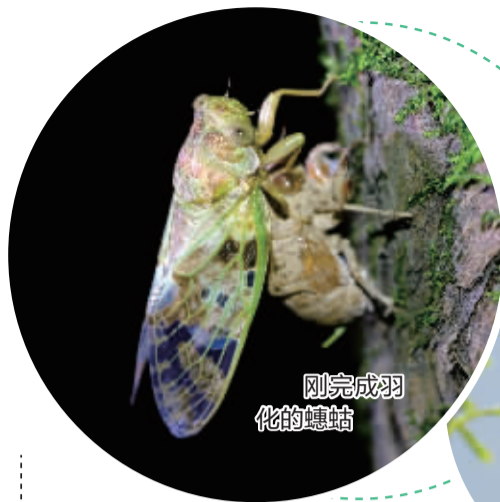
蒙古寒蝉的鸣唱期很长,在浙江,可以从6月持续到10月初。北宋词人柳永说“寒蝉凄切,对长亭晚,骤雨初歇”,估计说的就是蒙古寒蝉吧。另外,从我童年的经验来看,这是一种很警觉的蝉。当人

接近时,它先是停止鸣叫,然后还会绕着树干“躲猫猫”。

螻蛄则是3种常见蝉中最小的,体长才2厘米多一点。当然,得说明的是,在昆虫分类学上,螻蛄有好多种(都归为蝉科螻蛄属),而本地常见的螻蛄体色以黄绿为底,饰以黑纹。其雄蝉通常发出“滋,滋……”的鸣声,也有人打趣说,它的叫声像是“吃,吃,吃”,好像它老是吃不饱似的。螻蛄个子小,鸣唱声也比前面两种蝉轻很多。在口语中,大家常把蝉称为“知了”,我觉得“知了”这个名字用来描述螻蛄特别合适,因为很像它的鸣声。

螻蛄这个名字出现得很早,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云:“朝菌不知晦朔,螻蛄不知春秋,此小年也。”按照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指螻蛄的成虫的生命期很短(其实蝉都是这样),只在夏天羽化(从蛹变为成虫)鸣唱,很快就死去了,故“不知春秋”。但令我惊讶的是,在2021年11月上旬,我居然还在四明山脚下的田野中听到了螻蛄的叫声,并且拍到了它。深秋时节还有蝉鸣,我也是第一次注意到。

蝉是鸟类的美餐,它们什么时候受到鸟类等天敌的袭击,可以从其叫声的变化明显判断出来。当一只蝉原本正“伏天儿,伏天儿”或“滋、滋”欢唱时,忽然声音变成了惊慌失措的“唧、唧”声,那么十之八九是被攻击了。



刚完成羽化的螻蛄



黑蚱蝉

山林里的蝉

宁波山里的蝉,种类非常多,由于我所知非常有限,因此实在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种,甚至有些我拍到了也暂时没有“验明身份”。上文说到的3种蝉,在山里也有。除此之外,在四明山里常见的蝉还有螂蝉、松寒蝉等多种。

螂蝉也是大型蝉,雌虫体长近5厘米,雄虫则不到4厘米,身体黑色并带有绿色斑纹。夏天,在山林中,到处可以听到螂蝉此起彼伏的鸣唱声:“唧……唧唧唧。”跟螻蛄一样,螂蝉的体色跟树皮非常接近,具有极好的保护色。有一次,在五龙潭景区的溪边,我听到一只螂蝉就在我身边的树上大声鸣叫,而且位置比较低,可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到,后来才发现它就在在我眼前几乎触手可及的树干上。

松寒蝉也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蝉。它体长约3厘米,头部和胸部有黑色、褐色相间的斑纹,腹部黑色。印象中,松寒蝉的鸣声出现得比较晚(通常我是在8月前后开始听到),但结束得也晚——在10月下旬,连蒙古寒蝉都已销声匿迹的时候,还有好多松寒蝉在不知疲倦地歌唱。其鸣声也很多变,我听到最多的一种是:“堪萨斯,堪萨斯……”很有异国情调,蛮有趣的。

2021年7月底,我在朋友圈里发过一条关于蝉鸣的短视频。后来,有位从小在雪雷村长大的朋友留言说:“有一种黑色的小蝉,专门趴在墙上叫,叫声像是‘皮鞋丝,皮鞋丝,皮鞋丝,丝丝丝……’”每当它一叫唤,大人就会告诉我们,秋天快

要来了,河水水凉了,别去游泳了。”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形象、精彩!我马上猜出,他说的蝉,就是本地山里常见的松寒蝉。

如果你曾留意听过这种蝉的叫声,然后用宁波话来念一遍“皮鞋丝,皮鞋丝,皮鞋丝,丝丝丝……”就知道这描述是多么传神了。不过,起初,对于朋友留言中的“专门趴在墙上叫”这句话,我还是有点疑惑,因为蝉通常是在树枝上叫,怎么会在墙壁上鸣唱呢?直到有一次,我在山路边拍蝴蝶的时候,亲眼看到一只松寒蝉趴在电线杆上放声歌唱:“皮鞋丝,皮鞋丝,皮鞋丝,丝丝丝……”既然它连电线杆都不嫌弃,想必在墙壁上“献唱”也实属正常吧。

还有不少蝉我拍到了,却叫不出名字,因为找不到关于蝉的权威的参考书。2020年7月的晚上,在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里,我见到多只灰绿色的蝉,其体长明显超过蒙古寒蝉。它们叫得特别响,简直让人耳朵受不了。后来,有朋友告诉我,这是浙江蟪蛄。今年6月,在海曙区龙观乡的四明山里,在同一个地方我拍到了两种以前从未见过的蝉,它们都很小,甚至比螻蛄还小,当时都趴在草叶上叫得很响。第一种,身体与足均为黑色,而翅膀一半透明一半金黄。它叫了一会儿,忽然飞了起来,就在我头顶上叫。一开始,我还以为它像鸟儿一样边飞边叫,可后来觉得不对:它怎么一直在我头顶叫啊!拿下帽子一看,顿时哭笑不得,原来这家伙居然就趴在我帽子上鸣唱呢!第二种,身体与足以绿色为主,腹部两侧有黑斑,翅透明,长得很秀气。可惜,我还没查出它们的名字。

以上,简单为大家介绍了宁波本地的若干种蝉。蝉鸣声声,最能代表夏天。古往今来,有无数诗人咏唱过蝉,如: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”类似的名句实在太多了,以后有机会,写一篇《古诗里的蝉》,想必也是蛮有趣的。



松寒蝉